

倾听教育故事 品味智慧人生

李杰 用文艺的心 育生动的人

本报记者 张玥 倪秀(图片由受访者提供)

每当李杰站在讲台上时,他总能将抽象的方程、公式用幽默的方式诠释出来,黑板上一串串的数字就像他吹出的萨克斯乐声一样,用浪漫的方式勾着学生走入数学知识的殿堂。

从教20余载,李杰先后任教于广济初中、实验中学、苏祠中学,再到现在的百坡中学,是眉山市“教坛新秀”,数学高级教师。被学生称为“杰帅”的他,有着与大众对数学老师刻板印象截然相反的文艺灵魂。



千年的晶露

(组诗)

■ 贾璋岷

草上,滴着阳光雨露

彼黍萧兮,零露漙兮。
既见君子,我心写兮。
——《诗经·黍离》

雨露中的欢快,隔着
历史烟尘的车辘辘
传递过来,感染了
千年以后的每朵轻云
阳光普照,雨露滋润
大自然赐予,方寸之光
温暖薄寒的清晨与黄昏

太阳的光,强烈了
大地一片光明
而露水,就会一丝丝隐退
隐隐约约,水汽在空中升腾

越来越凝重的思亲,却这样
不能兼容,不能并存

露的夜宴

湛湛露斯,匪阳不晡。
厌厌夜饮,不醉无归。
——《诗经·湛露》

今夜更深露重
把一场晚宴的踪影
隔着千万个秋夜的迷乱
幻化出一帧帧卡通

尖利的笑声
玻璃片似的,切开夜空
殿外,有灌木林的凌乱
挑起如麻如棘的草丛
留下的“笑容纹路”。闲眠之余,李杰还会带着自己的萨克斯风,在校园里吹吹小曲。隔一段时间不吹,学校的门卫还会问他:“杰哥,最近怎么没听你吹萨克斯了?学生和老师们都等着听呢。”

看到数千年前的面孔
看到一波波酒绿灯红
看到谄媚的神态
看到暧昧的眼风
看到皱眉弄眼的密谈
看到煞有介事的起哄

历史的暗角
在刹那间照亮,露出嵯峨
一样的醉态
一样的鬼工
不变的,总是朦朦胧胧
切断灵魂的共鸣
盛着甘露的酒盅

明天,太阳升起的时候
再密的露水,也会消融

吟唱:对屈原和那粒坠露说

朝饮木兰之坠露兮,
夕餐秋菊之落英。
——《离骚》

把每种香草都罗列一遍
像把平凡的起伏连成波浪
我捧着书 却认不全那些植物
就知道 清晨木兰上有粒露珠
摇摇欲坠 或者太阳一出
露珠就羽化成一道青烟

暗暗为三闾大夫着急
再不啜饮 坠露就划过叶片
留下优雅的水波线
没了仙风道骨的玉屑琼浆
剩下的 只有沧浪之水的清与浊
甚至 清浊之气会上下分层

滴了千年 露珠还没坠落
薛荔飘着落蕊的晚旗
菌桂与芎藭在风中纠缠
秋菊的细芽花瓣就要开席了
而早上的露水还在闪
每个人都害怕老冉冉将至
飘忽奔驰的 像风中的荷
追月逐雾 后花园的众芳
总在每一个林丛里封闭芜秽
芜秽的空间 露珠会不会坠落

好吧 就把留夷与揭车留下
杜衡与芳芷在阳光的黄雾里沉沦
总有峻茂的枝叶慰藉
等待一个砍伐的时间
千年了 那些香草枯萎了
那粒摇摇欲坠的露珠呢
一点点蒸发 也没有悲伤
把人间向往 九转丹砂
丹砂或许会掉泪
泪水 就成了新的坠露

诗意的跋涉一路坎坷
向圣洁灵魂与他的坠露致敬
把《离骚》的吟唱吐出圆润
圆润得像坠落了千年的露珠

文艺的数学老师

李杰生于一个教师之家,1995年毕业于乐山师范学院,大学学的是物理。他戏称自己:“学的是物理,教的是数学,但最喜欢语文。”

为何如此热爱文学?来源于李杰初中的政治老师——乔老师。十几岁时,李杰对世界充满好奇,但在那个信息匮乏的年代,对初中生而言,获取外界信息的主要途径就是课堂和老师。在政治课上,乔老师向学生介绍了世界其他国家、其他地区的风貌和人们的生活,令李杰对“外面的世界”心驰神往。他问乔老师如何才能变得像老师一样博学。乔老师回答:“阅读。”从那时起,李杰就养成了热爱阅读的习惯,直到如今。

刚进学校,李杰便加入了学校广播站,做起了校园“主持人”。在广济初中时,李杰发现一个学生有做播音员的潜质,后来,在他的引导下,这位学生真的走向了播音员的岗位,成为了洪雅电视台的一位播音员。“那时,我们的播音站就是录播,这样更能让学生在录音过程中找到自己的问题,不断修正。这么较真的录音方式在中学里并不常见。”李杰说。

李杰积极参加各类校园文艺活动,还热爱写作和阅读,并且他乐于将自己文艺的一面展现给学生,他认为:“阅读和艺术能激发人的想象,很多学生对数学没兴趣,归根到

底是因为觉得数学是枯燥的,当他们的想象力被激发出来,对数学的求知欲也会变强。”

一个文艺的老师,带出来的学生自然会感染一些文艺气息。在苏祠中学任教时,学生们在李杰的带领下组织起了各类社团。每周五的班会课,李杰会留一部分时间让学生自由活动。一时间,普通话社团、乐队都出现在了这位数学老师带的班上,乐队最多时成员达到了7人。“那时,很多学生周五放学都不舍得回家,他们更愿意留在学校参加社团活动。”李杰笑着说。

减少作业 留够空间

李杰的文艺爱好看似“不务正业”,其实他的数学主业一点儿没被文艺“副业”耽误。

“我不喜欢用成绩衡量学生,但如果评价教学质量要和教学成绩挂钩,那么,我的学生数学成绩在年级里一直名列前茅,而且他们学得很轻松。”李杰说。据了解,他当了3届班主任,曾有一个学生在东城区中考获得第一名,另一个学生在高考中获得了东城区第一名。今年,他教的2019级5班包揽了眉山市中考前两名。

尽管教学成绩优异,这位教法独树一帜的数学老师也曾受到过家长的“质疑”,理由是“作业太少”。而李杰认为:过重的作业量是挫伤学生学习兴趣的“罪魁祸首”。在他看来,初中生意志力有限,过多的作业会耗尽

学生对学习的兴趣,失去学习的内驱力。这样的观点与“双减”政策不谋而合。“作业少不代表学到的知识就少,一个老师需要靠大量作业习题强化教学,在我看来,这是不自信的表现。”李杰直言。

在学生心里,“杰帅”的一节课非常充实,有时甚至会觉得“从头听到尾,脑子会装满了知识”。李杰的课堂虽然有很多“笑话”,但没有一句废话。比如学到多项式乘多项式时,他会把每一项乘每一项的方法取名“美美法”,让学生一下子就能记住。课堂的每一分钟都会被知识点“塞满”,巩固练习也被巧妙地贯穿在短短几十分钟的课堂上。

学生学得轻松,背后却是李杰的操劳。为了能高度整合知识点,备课4小时是常态;为了使作业做到全批全改,他长期坚持每天早读提前半小时进入教室,面批学生作业;为了让课堂变得更加生动有内涵,他广泛涉猎各种知识,大量阅读,形成了较为全面的知识结构。

李杰认为,刚刚进入初中的孩子,需要学习的知识点本身并不多,但培养良好的学习习惯和方法很关键。因此,他把初一的班会课设置成“学习方法交流时间”。他经常会在这段时间向学生展示考试中出现的难题和易错题,并邀请不同学生上台,分享自己的解题方法和思路。

“数学之外的世界更丰富,我希望你们用好数学时间,课后不用再学数学。”这是李

杰反复和学生讲的话。他把学生从繁重的作业负担中“解放”出来,是为了给他们留下空间和创造力。在他看来,这不光是一个学生学好数学、爱上数学的关键,更是培养一个学习有内驱力的人、生活有趣味的人的关键。

“培养健康、生动的人”

“教书不能只局限在自己带班的那几年,要有长远的眼光,去培养一个健康、生动的人。”这是李杰始终坚持的教育观。

在他看来,作为一个班主任和任课教师,不该“以严治班”,不能“自我感动”。李杰认为,长期保持一个过于严肃的教师形象,会给学生营造出一种恐怖压抑的学习氛围。在这种氛围中,学生自然不会认为学习是一件快乐的事。

他告诉记者,育“生动”的人的第一步,是老师自己做一个“生动鲜活”的人。年近50岁的他,外表和年轻小伙子一样活力十足,戴着一副黑框眼镜,短发整齐梳在脑后,脸庞上只有眼角和唇周能看到常年开怀大笑留下的“笑容纹路”。闲眠之余,李杰还会带着自己的萨克斯风,在校园里吹吹小曲。隔一段时间不吹,学校的门卫还会问他:“杰哥,最近怎么没听你吹萨克斯了?学生和老师们都等着听呢。”

工作之外,李杰会用各类活动充实自己。除了是数学老师、“前任播音员”之外,李杰还擅长短跑和跳远。为了让学生全面发展,培养受用一生的爱好,养成强健的体魄,李杰还曾为学生“挤出”一部分时间,作为他们的体育课。过去,他常常带领学生们去操场上打篮球、踢足球,苏祠中学的第一支7人制校足球队中有5位球员都是他的学生,这支足球队后来还在眉山市中小学运动会中获得了足球联赛冠军。

“带领学生一起运动学习的过程,也能更及时了解他们的心理动态。”李杰说。在他的班上,同学们不光会在遇到学习困难时找“杰哥”,在生活中遇到烦心事时,他们也同样会找到“杰哥”寻求帮助。也正因此,李杰的学生很少出现思想问题。

学生龙睿麟曾这样形容李杰:“当你看到我们在死气沉沉的学习氛围里的时候,你会主动来找话题,帮我们脱离这个氛围;当同学之间遇到争执的时候,你会主动来找他们谈心,解决他们之间的矛盾,让他们重归于好,帮他们解决困惑。”

正如百坡中学校长肖平对他的评价:“李杰是一个有温度的、可以触摸到的乐天派老师。”



李杰和学生合影

师范里的青春

■ 赖红菊

青春不在时,回忆凝结在每一处细密褶皱的皱纹里。转眼间,在富顺师范学校校园度过的流金岁月已经远去20多年了。我最美的青春年华、最多姿多彩的梦想都被镌刻在那些年、那些往事里。直至今今,“学高为师,身正为范”的校训,依然被我牢牢记住并认真践行。

20多年前,收到富顺师范学校的录取通知书,成为教师的光荣与梦想就定格在了这份录取通知书上。我的那份麻布口袋简单的行囊里,珍贵的通知书放在里层又里层,生怕长了翅膀“飞”出了口袋。走进校园,我觉得自己像从一座只有山的山来到了山水如画的大公园,才发现原来学习生活可以如此稀奇古怪,如此有意思。于是,在各科专业老师的引导下,即使走入了迷路一般的花园,我也尽情地挥洒着当年无穷的青春与汗水。

在那里,我第一次看见书的宝库,在图书

馆无数次大量的借阅和学习之后,当处女作《学会微笑》发表在《教育导报》副刊,竟然收到了第一笔稿费,而且是“高昂”的50元(那时候读师范每人可以有生活费每月30元)。当语文老师吴文林带我到收发室领取稿费单的时候,收发室的阿姨笑着说:“小姑娘,好厉害!”那一刻,我沾沾自喜,更加痴迷阅读与写作,尽管后来的稿费很少,甚至投出去的稿件石沉大海,依旧没能阻挡闪耀的青春激情,尤其是加入富顺师范“春芽文学社”后的青春岁月里,与更多的高手接触,我对文字的信心与痴迷与日俱增,文学梦想就在那些古老的树下生根、发芽。

自以为字还写得不错,后来在书法老师廖建飞的指引下,才真正知道什么叫“书法”。他屋子的四壁全张贴着他的书法作品,中间一张大桌子上的墨缸特别显眼,墙壁上挂着几十支大大小小的毛笔,让我们大开眼界。在

书法社里,爱好者们不满足于上课的几十分钟书写,就趁着夜色钻到老师屋子里去练习,男同学们围着老师一起书写到半夜。

还记得那时每天晚自习后雷打不动的“每日一活动”。每组每个人轮流主持,花样百出的各种活动的确历练了那些懵懂学子。记得每次大考之前,校园的每一个角落都是看书的身影;记得临近毕业的最后一个学期,每天的“上台试讲”从不间断,每个小组每个人都提着小板凳来到女生宿舍楼下的树林里,墙壁上的黑板面全是“准老师”的身影。

第一次知道还有“种植课”。在我们班的那块自留地里,代云先老师带着大家种下了豌豆和胡豆等,几个月后的期末,大家一起分享劳动果实“炒胡豆和嫩豌豆”;第一次在美术老师刘通的“放纵下”去三道拐画画,同学们拿着画板飞跑了无数道拐,最终一下午还

是一张白纸(美其名曰“抽象画”),但沱江边上风景从此在我们心里扎下了根;第一次升旗仪式在大庭广众下演讲;第一次为师范刚进校的学弟学妹们上书法课;第一次收到情书后被吓得哭倒在闺蜜肩膀上……

还有无数次去附近西湖边山上的富顺县图书馆,一百多级的石阶坚固如昔,上面的青苔见证着一代又一代的青春。那些年的时光就这样迷失在图书馆的新旧书籍里,我也常常跑到西湖边的二手书摊上“淘书”,1元钱5本,5毛钱一本的,还有按斤称的,那些让人意外惊喜的“宝贝”被我保存到至今,就像依然存留在心灵最深处的帧帧回忆。

记忆里的青春往事如风,师范校园里的青春更让人留恋。岁月匆匆流逝,如今回想,感谢那些火热拼搏的日子,感谢遇见那些志同道合的同路追梦人,感谢从没有放弃初心与梦想的自己!